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正德皇帝全传 第二部

河汉征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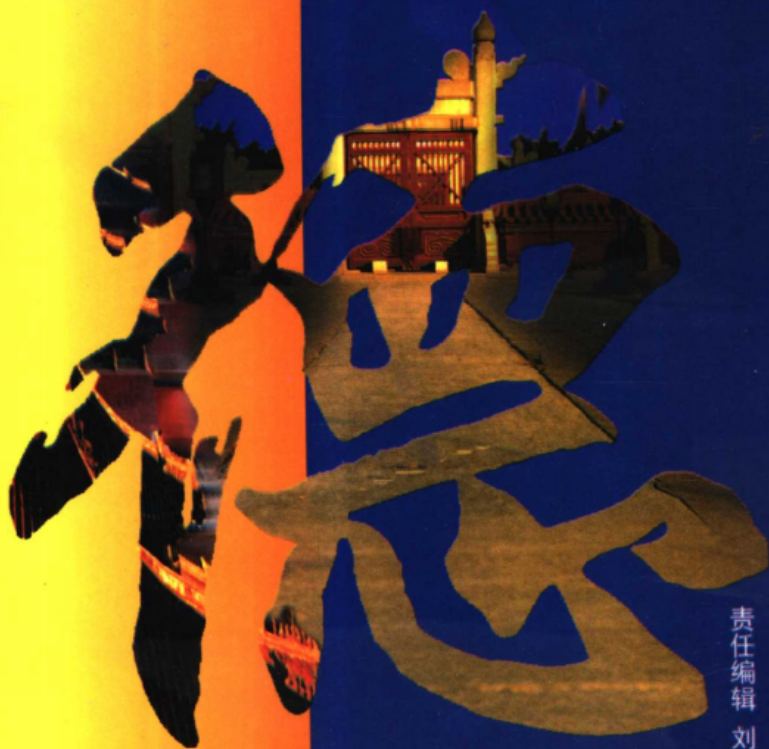
正德四年五月

——正德七年九月

「香港」廖心一 著

现代出版社





责任编辑 刘宝明
封面设计 李芸

ISBN 7-80028-428-X



9 787800 284281 >

书号: ISBN7-80028-428-X/1·084

定价: 68.00 元 (共四册)

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河汉征尘

正德皇帝全传 第二部

正德四年五月——正德七年九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德皇帝全传/廖心一著. --北京:现代出版社,1998.1

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

ISBN 7-80028-428-X

I. 正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726 号

河汉征尘

正德皇帝全传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第二部

著 作:[香港]廖心一

责任编辑:刘宝明

封面设计:李 芸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,邮编:100011)

印 刷:北京通县宏飞印刷厂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52.5 印张

版 次:1998 年 1 月第一版,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

书 号:ISBN7-80028-428-X/I·084

定 价:68.00 元(共四册)

第一章

朝廷于各地征集的乐工陆续到京。去岁初秋，皇帝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，仅仅接触教坊司的乐师臧贤远不能使他满足。他对钟鼓司太监康能说：“庆成大宴，当举大乐。近来音乐废除，非所以重朝廷。尔等将朕的话传与礼部去吧。”礼部不敢怠慢，尚书白钺主持议定：选三院乐工年力精壮者，严督教习。三院指北南教坊司。本朝制度，两京各设教坊司，北京教坊司又分东西二院，南京则教坊司十四楼合为一院。费宏对白钺说：除教坊司外，各王府亦有乐工，民间亦不乏懂识音乐之人，若不加以限制，征集乐工之旨一下，天下骚然，还是限定在北南教坊司三院内吧。白钺深以为然。于是会议上奏。皇帝同意征集三院乐工，却又加上一条：令礼部移文各省，选精通艺业者，送京供应。礼部不得不遵照办理。这也是弄巧成拙。本来只是为了大乐，只是征集乐工，旨意一改，成了“精通艺业”，那就不只是乐工，筋斗百戏之类无不包括其中。好事者日以杂耍百艺之人进之，再想禁止也无法禁止了，禁掖之内从此更加喧闹，不得安宁。

不过，皇帝的主要兴趣还在音乐，乐工中的高手则是集中在北南教坊司中。南院乐工赵锐被皇上召见，二人甚是投缘。

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”皇帝听罢赵锐弹奏的一曲古琴曲，啧啧赞道：“吹箫，以臧贤为第一；拨琴，以爱卿为第一。使朕飘飘欲仙者，唯汝二人。”

“万岁爷谬奖，奴才愧不敢当，”赵锐叩头说。和宦官一样，乐

第一章

工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。皇帝对乐工一般直呼其名，有心抬举，便以爱卿相称。皇帝先是抬举臧贤，现在又抬举赵锐，称爱卿的乐工，只有他们二人。

“你说朕谬奖，朕却要说你谬谦。好便是好，第一便是第一，何须谬谦。赵爱卿，你与臧贤各占了一个第一，朕要令人宣示天下。此外爱卿还多了一个第一，爱卿可知？”

“奴才不知。”赵锐不敢多说一个字。

“那就听朕告诉你。你姓赵，百家姓中排在第一。他那个臧姓是排在——”皇帝记不清楚臧字在百家姓中排在第几，便挥了挥手，“和你的赵姓比不了。你有两个第一，是钦赐双魁。对，朕准你在两京使用这四个字。”

“谢万岁爷，”如此恩宠是他人想也想不到的，赵锐受宠若惊，虔诚无比地行叩拜大礼。

“爱卿家中尚有何人？”皇帝关切地问道。

“有一女，名丽华，乳名如燕，”赵锐答道。

“爱卿之女，也如爱卿般善抚琴吗？”皇帝问。

“回万岁爷的话，奴才抚琴虽可成调，另有一爱好，却是吟唱乐府。小女善缀小词，奴才唱起来，最易上口。”赵锐吟唱乐府，更胜过抚琴。但皇上已许他抚琴为天下第一，他对吟唱不敢自诩高明，此刻借着皇上询问女儿赵丽华，顺便把父女二人的擅长一起讲了出来。

“爱卿可是边抚琴边吟唱？”皇帝有意听曲，偏要将抚琴联系在一起。征集乐工的目的是兴大乐，当然是以器乐为主，吟唱为辅。

赵锐可以清唱，也可以自弹自唱，听了皇上的问话，答道：“是，奴才可以边抚琴边吟唱。”

“好，烦爱卿为朕弹唱一曲。”皇帝在御座上坐下，双腿一盘，

上身微倾前方。在宫中和番僧接触多了，饮食起居都沾染上些番人的习惯。

赵锐拨弄了两下琴弦，由极低到极高，试了试嗓音，果然开口不凡，吐音清醇浑厚。接着，吟唱一首典祀之曲，是教坊司中必习的曲目，适用于各项典祀活动中。其词曰：

氤氲满庭香。八音丝竹弄笙簧。金石音韵彰。匏土
革木度铿锵。高捧降明香。吾皇诚念诣神方。神不佞，祸
淫福善，理之常。

“唱得好！”皇帝喝彩道，“要不是怕你第一太多，生受不起，朕又要封你吟唱第一了。不过，此曲过于平淡，可惜了爱卿一副佳嗓音。”典祀活动庄严肃穆，所奏曲调平和缓慢，皇帝听到了赵锐吟唱的雄浑一面，却没有听到委婉一面，因而说：“爱卿可换一曲，再唱与朕听。”

赵锐在皇上面前留得久了，虽然一直跪着，心情逐渐轻松，比在主管太监和有关官员面前还要自在。他明白皇上是要他吟唱一首难度大的曲子，便唱起蟾宫曲。这是东宫所用宴乐，曲调清婉，起伏甚大，高音处低音处，常人不易度过，而赵锐吟唱起来，仍是游刃有余。其词曰：

晓光融，燕享春宫。日暖风和，喜气葱葱。镇领台
枢，规宏纲宪，礼节至公。事圣上柔声婉容，问安宁。勤
孝虔恭，果断宽洪，刚健文明，圣德合同。

歌唱了个头，在场的几名大小宦官都变了脸色。东宫，在皇上面前是个禁忌的话题。皇上大婚已经三年，皇上去后宫的次数

确实少了些，但终归还是去的。而三宫六院中，无一人有喜兆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如果说，刚刚大婚时，皇上年在幼冲，现在却近二十岁，该可以播下龙种了。皇上嘴上不说，内心却厌恶东宫的话题，是谁都知道的。赵锐却不知道，竟吟唱起东宫宴乐之曲，什么“燕享春宫”，什么“圣德合同”，皇上怎听得下去！

赵锐发现气氛不对，不知是自己出了差错，还是其他人出了差错。若说是自己的差错，也不知错在了哪里。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又开始紧张起来，到最后力不从心，是勉强唱完的。

皇帝没有计较。赵锐只是着意于曲调的动听，并不是借题发挥，欲行规谏，怪他何来。但其曲虽较典祀之曲动听，仍是中规中矩，其词更是刻板无味，不合皇帝的脾性。他想听的是更加细腻、更加委婉的曲子。

“爱卿言道，女儿善缀小词，何不选唱一曲？”皇帝提出名目，“宫中音乐，是为北人谱写的。南人去唱，于人于曲都有些可惜了。”

“民间俚曲，在宫中唱，恐有不宜，”赵锐怕被人弹劾一本，吃罪不起。

“不妨。朕这里杂耍百戏无不俱备，唱唱民间小调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放心去唱就是了，”皇帝宽解他。

赵锐推托不得，弹拨了一段轻柔飘逸的过门，唱起时下在江南甚是流行的一段小曲：四句短诗，唱了几个往复，室内顿时生出一派江南景象。确如皇帝所说，南人唱小曲，更能发挥所长。赵锐在拉了个长腔后，戛然止住，余音仍是袅袅绕梁，不是消失，而是渐渐远去。

皇帝咀嚼着四句小诗：“‘春雨过春城，春庭春草生。春闺动春思，春树叫春莺。’写得好！好一派春光！诗是爱卿女儿填写的吗？”

“是。此曲奴才唱后，南京城里和苏杭一带很是流行，到处传

唱，”赵锐有几分自负地说，“今日斗胆在万岁爷前卖弄，谢万岁爷赏听。”

其实，小诗的作者不是他的女儿，而是苏州大姓顾家的一位娘子。赵丽华爱其精巧，谱了曲，让父亲试唱。赵锐问何人所作，女儿怕说是他人的作品，父亲唱起来不经心，便说是自己写的。于是赵锐有了误会。若是知道实情，他万万不敢欺君的。

“如燕，如燕，”皇帝听歌声想到作者，闻其曲如见其人。“真是一位雅人。爱卿，令女既名如燕，定是轻盈如燕，何不让她北飞？”

“万岁爷赏识，是她的造化。但奴才不敢作主，”赵锐说。赵丽华已录籍南京教坊司，是官府中的人，不是说来就可以来的。赵锐若向南京教坊司讲明圣意，料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员，也会巴结着迎往送来。可还有一个更体面更风光的办法，便是由皇上亲自降旨，接人入宫。

没有特别的机缘，别说做到这一步，连想都想不到这一步。而有了特别的机缘，除了呆痴之人，都会想到这一步，做到这一步。

“好，朕降旨，召如燕北上，”皇帝痛痛快快地满足了赵锐，“别忘了告诉她，将她的诗作悉数带来，朕要一首一首亲览。”

赵锐代女儿叩头谢恩。近侍宦者要去司礼监传旨，走到门前，被皇帝叫住：“且慢，我要再想一想。”他需要考虑，召来赵丽华，如何安置。安置在宫中，显然不妥。留在豹房侍候，也不合适。豹房是皇上以武会友的地方，而不是以文会友的地方，偶听小曲可以，成日有人在此吟唱，就太煞风景了。看来只有安置在教坊司。而安置教坊司，在北司或者南司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南司是关山万里，北司也是咫尺天涯。还不如留她在南司，缀填小词，谱写小曲，留待他日相见，更多些情趣。

想到此，皇帝命道：“传旨，着南京教坊司官员好生照看赵如

第一章

燕，食正七品女官俸禄，不须应官差。”又对赵锐说：“如燕姑娘来北京，并无好处，不必着她远途跋涉了。南京，朕总是要去的，见面也不急于一时。”

女官中品秩最高的，是掌管六局的尚宫、尚仪、尚服、尚食、尚寝、尚功，均为正五品。她们如同女官中的六部尚书。每局领四司，共二十四司。每司设司官一人，正六品，典官二人，正七品，掌官二人，正八品。正七品，说来品秩不高，而规定额数也不过四十八人。在宫中熬上二十年，未必有份。赵丽华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，皇帝与赵锐谈得高兴了，御口亲封，真可算是飞来的鸿福。

皇帝说，如燕姑娘来北京并无好处，是说，来了北京，反而不好赐封了，也不好不应教坊司的差事。仔细想来，皇上说的一点不差。况且，皇上还说了，南京总是要去的，面总是要见的，谁听了都会明白，皇上把赵如燕看成了自己的人。有了这番话，如同得了诰封一样，赵丽华的身份地位、他赵锐的身份地位，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更要紧的是不须应官差，那等于是恢复了女儿的自由之身，而且，是皇上的钦赐。从此以后，她可以潜心闺阁之中，谱她愿意谱的曲，唱她愿意唱的歌，不须再看他人的脸色了。

“万岁爷恩重如山，奴才何以为报！”赵锐感激涕零，语音呜咽，边叩头边说。

皇帝说：“两年前，朕赐臧爱卿宅第一处，今日也赐你宅第一处。房子不必大，一要安静，二要干净。如不合适，你只管来找朕投诉，朕为你做主。教坊司东西两院的差事，你也不必去应。朕要你办事时，自会差遣人去找你。”

“是，”赵锐应道，“奴才安居静室，听候万岁爷的召唤。万岁爷有事要奴才办，奴才一定尽心去办。”

皇帝点点头，说：“朕现下有一件事，要交与你办。”他吩咐一名近侍：“去，将那东西取来。”那近侍转过另一室，很快捧来一叠宫中御用纸张。皇帝说：“朕在操演军士时，心血来潮，谱了一曲杀边乐。你拿去看一看，有要改的地方，尽管去改。然后，配合乐器演奏。臧贤虽善吹奏，却不善配器，故朕要你来办。事情办好，便来回奏，朕要去教坊司赏听。”

“万岁爷谱的曲？”赵锐战战兢兢地接过纸张，“那定是上佳之品，奴才怎敢妄自改动？万岁爷谱的曲，定是尽善尽美，足以令万民仰听。奴才一定小心配合乐器，有不明之处，再来向万岁爷请旨。万岁爷定个期限吧。”

“你不必来请旨，朕也不定期限，”皇帝说，“曲是朕写，你便有许多忌讳，不敢改动，配器也要万分小心。你换个想法，别将它当作朕谱的曲，只当作如燕姑娘谱的曲，如何？说起谱曲，你肯定比朕高明，不然，南教坊司为何送你入宫？朕说过，谱此曲是心血来潮，你也随兴之所至，方能与朕意相通，何愁不成佳作。”

皇上可以说随兴之所至，赵锐却绝不敢随兴之所至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挑灯细读皇上谱的曲子，一字字细细地推敲，他吃惊地发现，皇帝对乐理甚是精通。皇帝说是心血来潮，通篇却没有不合乐理之处；而且，气势轩昂，有皇家高贵之气。虽有一二处小小不畅，只要配合乐器合理，听起来便不会觉察。看来，在乐谱上真不需要改动，需要做的，是配器的合理。

赵锐想，既然是杀边乐，该以撙拨乐器为主。有一套现成的组合，就是庆成大宴中伴奏抚安四夷之舞时所用的乐器，计有：笛二，头管二，笙二，琵琶二，水盏一，拍板一，二十弦二。于是，在他面前出现了用这一套乐器合奏杀边乐的情景，在他耳边出现了用这一套乐器合奏杀边乐的声音。静思之下，不很理想。

这套乐器是配舞用的，重的是节奏，声音的和谐不那么重要。显然，在吹弹中，笛声是不突出的，甚至会被其他的乐器声淹没。赵锐决定把笛由两只增加为四只。再者，以拍板定节拍，虽可体现抚安之意，却不足以体现军旅的雄壮，不如改用鼓。若用一面大鼓，一面小鼓来代替拍板，效果一定会更加强烈。

就这样，想到一层，便在想象中演奏一番，乐器的配合渐渐成熟。

一关闯出，又该闯下一关，便是挑选精通艺业的乐工。赵锐知道，凭自己一个人，难以闯过此关，一定要向熟悉北京教坊司的同行请教，而最能给他帮助的人，无疑是臧贤，只要他肯帮助的话。但同行是冤家，行行如此。乐工中，皇上本来只宠幸一个臧贤，现在多出一个争宠之人，臧贤怎肯相助？不但不相助，还吹出风来，要寻机与赵锐较量一番，争个强弱。

赵锐就算是强龙，也压不过地头蛇。赵锐不敢主动找臧贤和解，京师中也没有熟识的朋友，可作中人。找皇上申诉委屈呢？他觉得还不到时机。到底只是风闻，没有确实的证据。不但不敢向皇上诉委屈，连向皇上回奏也不敢了。只有一天一天地向后拖，一点一点地琢磨乐器的配合。

一日，从宅中走出，慢慢行至位于南城宣化坊的天宁寺。迎面碰到一位举着卦旗的卜者。街面拥挤，两人互相让了让，打了个照面。

“客官面色不好，”卜者说，“是有为难的事吧？”

赵锐如见到救星，作了一揖，说：“先生高明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卜者应允。依赵锐的意思，要找一处酒肆小酌。卜者说，他不饮酒，否则，起卦不灵。于是，二人边走边说，到了天宁寺后的僻静之处，赵锐把他为难的事大致说清楚了。“不瞒先生，哪一条路我都想到了，哪一条路都走不通，我是走投无路。”

“有一条路，赵师傅没有想到，”卜者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不再称客官，改用通常的称呼。

“请教先生，是哪一条路？”

“司礼刘太监的路子，为何不走一走呢？”

不错，这确是一条路子，赵锐不是没有想过，而是想不下去。他与刘太监素昧平生，无人引荐，怎敢去拜刘府？而且，听说臧贤对刘太监甚是恭顺，刘太监不会为了一个在京城尚无根基的乐工，去招惹一个有宠于皇上的乐工吧？

听了他的顾虑，卜者说：“引荐者现成有一人，在下就是。我写张帖子，你拿了去拜会刘府总管刘成，他会引你见刘太监。至于刘太监肯不肯相助，要看你的缘分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刘太监待臧师傅以礼，是看皇上的面子，内心对他十分厌恶。你是为皇上办事，姓臧的要刁难，刘太监不会不助你。”

赵锐摸出块银子，总有二三两重，恭恭敬敬地递给卜者，那本是为了买醉而带在身上的。听了卜者一席话，他不必再去借酒消愁。

第二章

纂修实录，内阁必倾阁参与。修《孝宗实录》，先以刘健总其成，李东阳、谢迁副之。正德元年十月以后，以李东阳总其成，焦芳、王鏊副之。焦芳官场上初得意，趾高气扬地对李东阳说：“某只知以直笔修史，有得罪处，宾之兄休怪。”让他一说，好似以前诸人都是曲笔。李东阳苦笑着说：“何出此言，修史当然要直笔。”

为“曲笔”、“直笔”之争，二人不知呕了多少气。《孝宗实录》终于修成，照例由首辅草拟进实录表。李东阳执笔良久，竟不知从何处说起。

焦芳憎恶南人。他任吏部尚书时，恨不得将朝中朝外的南方籍官员尽数贬退。但进退大臣，名义上吏部掌之，实际上牵动全局，权势大过吏部尚书的人都要过问，许多人的用否，还要皇上亲批。朝中大臣泰半而去，别说当日的吏部尚书，就是今日的刘太监，也有所顾忌。无论任吏部尚书，还是后来入阁，对现任大臣的去留都不能任意为之，而在副总纂的位置上，对旧日大臣却可以任意褒贬。在他看来，任意褒贬，特别是对声望甚著的旧日大臣任意褒贬，不留情面，便是直笔了。

焦芳憎恶南人，又以浙江余姚和江西士大夫为甚。憎恶余姚人，是因为谢迁；憎恶江西人，则是因为景泰五年的会元彭华。

当年，焦芳任翰林院侍讲满九载，熬够了年头，该升学士，有人对首辅万安说：“不学无术如泌阳焦芳者，也可称学士吗？”升迁一事遂搁置下来。焦芳得知原委，大为愤怒，言道：“必是彭华诽谤于我，我若作不成学士，豁出一条性命，必刺杀彭华于长安道。”彭华闻言大惧。不管说焦芳坏话的是不是他，这笔账加在了他的头上，他不得不在万安面前进言，升焦芳侍讲学士，以弥缝衅隙。

冲突虽未大起，焦芳与彭华的关系却一直紧张，其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。焦芳与彭华同在翰林院，彭华因其兄彭时在阁日久，且是万安的前辈，万安对他颇为关照，二人事事朋比。而焦芳在李贤死后，内阁中便无支持者，不得不在内阁之外寻找靠山，找到了吏部尚书尹旻。万安掌内阁，尹旻掌吏部，时间都很久。二人的风评均不好，被列入佞幸一类。而二人争权夺势，互相攻诘，一直没有停止。因此，焦芳和彭华的隔阂不可能真正解开。可以

说，焦芳自步入宦途不久，便有了憎恶南人的情结。

李东阳想到，为了给江西人讨个公道，不知和焦芳斗了多少次嘴，禁不住苦笑起来。他们没有为彭华起争执，因为彭华在成化二十一年入阁，成化二十二年致仕，根本没有侍奉过孝宗皇帝，孝宗实录上牵涉不到他，李东阳和焦芳争执不下的一个人，是前刑部尚书何乔新。

何乔新是江西广昌人，与彭华同举景泰五年进士，他的父亲何文渊曾任过刑部尚书，景泰四年得罪皇帝下诏狱，不久获释，也结束了他的宦海生涯，致仕而去。英宗皇帝复位后，有人向何文渊报喜，说他得罪景泰帝而下狱而致仕，定会再度重用；也有人向何文渊报忧，说景泰帝废英宗太子的易储诏书中的“父有天下传之子”这句话出自何文渊，朝廷即将逮捕究治。何文渊相信了后一种说法。他是下过大狱的人，知道其中的恐怖，自缢而死。

其实，英宗皇帝并不想追究何文渊，何文渊一死，更不会追究了。但有与何乔新交恶的官员借题发挥，奏告何文渊自缢，是由于何乔新兄弟逼迫。又说，何乔新兄弟不但逼死乃父，还逼迫何文渊的爱妾改嫁。本朝以孝治天下，岂能容此等大不孝行径！法司立案，召何乔新兄弟到公堂，与仇家对质。直到何文渊爱妾断指修书，为诸郎讼冤，案情始大白。何乔新等的前程未受多大的影响，他也升至刑部尚书。

案发在天顺年间，与《孝宗实录》也没有关系。有关系的是，何乔新死于弘治十五年，在《孝宗实录》中要有所记录，且要有所评说。焦芳坚持把天顺年间已有定论的案子写上，并且要推翻原来的结论，只记何氏昆仲逼父亲自缢，迫父亲爱妾改嫁，以此证明其人品的卑劣。

李东阳虽与何乔新曾同朝为官，但从不在一个衙门共事，素少来往，替何乔新申辩没有多少感情的因素。他只是觉得，何乔

第二章

新死时声誉很好，是正派官僚。焦芳要在实录中一笔抹杀，做得太毒辣、太没有道理了。

“守静先生，何老尚书之死，与廷秀先生无关，在《天顺实录》中便有了说法。”廷秀是何乔新的字，李东阳提到他，口气甚是敬重。“你这样一写，《天顺实录》作不得数了。”

“我已说过要直笔修史。前人修史中有舛错，就要纠谬，”焦芳说。自从他请求李东阳在科考中照看焦黄中被拒绝，他对李东阳的态度一日三变，越来越傲慢了。凡能挫折李东阳的题目，他一定抓住不放。

“《天顺实录》是李文达的总裁，该不会有舛错，更不会有曲笔。”李贤谥文达，是成化初的首辅，修《天顺实录》由他主持。他是河南人，于焦芳又有提携之恩，李东阳想以这两条打动焦芳。即使焦芳之见全对，以前的结论全错，给本省的前贤留些情面，也不过分。

“宾之兄，我们都是过来人。你难道忘了，李文达在成化二年三月丁忧，五月起复后抱疾不起，当年就去世。当时在内阁的陈文、彭时、刘定之都是江西人，他们用曲笔毫不足怪。”

陈文是江西庐陵人，彭时是江西安福人，刘定之是江西永新人。也是巧了，在纂修实录的日子里，除了李贤，内阁竟全是江西人。即使李贤着着实实地在主持，有些事情也说不清楚了，况且确实有一段时间，他不能理事，实录就由着江西人去写了。焦芳的话，不能说全无道理。

李东阳愣了愣，说：“三人全是江西人不假，可三人并非全是小人，若有是非曲直，怎会争也不争一句，便给此事做了定论？”

李东阳说“三人并非全是小人”，而不说“三人全是君子”，或“三人多是君子”，正是他思虑精细处。当时的言路和后人对陈文的批评就很多。他死后谥庄靖，许多人论及，以为他得之有愧。李

东阳向来从众议，当然不会说“三人全是君子”，以驳焦芳。说“三人多是君子”，没有错。彭时、刘定之二人是有了定论的正派大臣，彭时尤受推崇，人称有古大臣风。也正因为彭时受到推崇，李东阳不能说“三人多是君子”。他知道焦芳痛恨彭华，因而移恶于彭时，把彭时列为君子，只会招致焦芳更多的秽言恶语，二人的争执更无法解开。

“宾之兄用小人这个词，最是合适，”焦芳答道，“李孜省、常恩是不是小人？彭华引进李孜省、常恩算不算小人？江西人多类此。”

李孜省是江西南昌府人，常恩是江西临江府人。二人在宪宗皇帝时，谈方术，进符篆而求用，宠于一时。首辅万安向宪宗皇帝进房中术，成为一时议论最烈的话题，也是因他等而起。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小人，李东阳不能为之辩，不想为之辩。彭华全无他兄长的浩然正气，在万安与李孜省等人间穿针引线，也是不折不扣的小人行径，李东阳不能为之辩，不想为之辩。但说江西人多类此，李东阳就不能不辩了。

“守静先生，话不能这样说，”李东阳道，“江西人中有李孜省，也有彭文宪、刘文安。从永乐初年的解学士、东杨先生以降，不乏正人君子，怎忍因李孜省、常恩而使与小人等为伍！”

彭时死后谥文宪，刘定之死后谥文安，解缙是江西吉水人，杨士奇是江西庐陵人。李东阳提醒焦芳，不要忘记从立国之初，到今日，江西人才之盛是他省很难比肩的，不要因个人意气，来定彼时今时的是非。

果然，一提起彭时，焦芳的脸色就不好看。

“哼，”他冷笑一声，“若不是他们死得早，我也定要直笔是非。”刘定之死于成化五年，彭时死于成化十一年，是他们的幸运，否则，焦芳也要鞭挞一番。